

读城

莒上钩沉

衣裳街上的店板门



衣裳馆驿巷的店板门（资料图）

洪明强

现今湖州衣裳街上的店铺,早上开张时间很晚,一般都要在9点以后开门。几十年前,衣裳街上的商铺因年久失修,虽破烂不堪,但会很早开张迎客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,衣裳街的商铺挨得很紧,在不到400米的古街上,除有很多衣裳铺外,其余的有钟表修理店、白铁皮制作坊、修车铺、汤婆子脚缸铺、竹编作坊、裱画坊等。每当太阳刚升起,街上的人还寥寥无几,店铺里的主人和徒弟就卸下一块块3米多高、40多厘米宽、足有2.5厘米厚的店板门,店板门往墙边一放,或靠在店门外的墙凸晃里,开张营业了。

当年,衣裳街上全是商铺,店板门是街上的主色调,偶有几家不开店的居民家,门前也是用木板当门,早起晚睡都要上下门板。这一块块店板门,一般人不会去留意它、喜欢它,而笔者对这一块块店板门却情有独钟。10岁刚出头的我,常利用暑假,结伴起早去衣裳街,趁店铺还关着时,那一块块木板竖着的模样,望着店板门上曲里拐弯,却很有规律的木纹,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,这就是年轮,是岁月留在树木上的标记。

店板门绝大多数是落地板,也有少数店板门是插在半墙上的,仅2米多高。墙后的店堂里有货架,店板门一卸下,商品可放在搭于半墙上的货架上,像个柜台,半墙砌得很厚,梁下、半墙上各做有一道约6厘米深的硬木板道,板道在砌半墙时埋入砖与砖之间,只露出一条板道口,上下店板门时来去自如。有时,看着店板门边上的店招,杨记白铁皮制作铺、孙记修车铺、顾记竹器社、马记衣裳店等,我会情不自禁走上前去静静地瞧、细细地摸、鼻子贴在店板门上深深地嗅。一块块木板门上,虽已斑

斑驳驳,但时儿还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松香味,让我的脑子忽地清醒了许多,这是松树木板;有的店铺的木板上,鼻子贴上去,已经闻不到任何香味,而树木的味道还是有的,这便是杉木板;还有的木板,看上去木质不是很坚硬,但木板仍那么挺拔,不翘不裂,这就是泡桐树木板,这种木板由于缺乏硬度,做店门板时,主人会在店板门后撑一根小碗口粗的长门栓,予以加固。

开店下门板时,全是男人的活,主人或徒弟将一块块厚厚的门板卸下来,按顺序摆放,弄乱了打烊时上门板会卡住,不过,老板总有点小窍门,一块块店板门上,用毛笔字写上西壹、西貳、西叁的字样,以免出错。

晚上打烊时,顺号将门板插入板道,“啪”的一声,“啪”的一声,他们上店板门时,似乎有意将门板啪得响一点,他们听惯了上店板门时所发出的声响,很轻松、很悦耳,仿佛在敲奏着一首回家进行曲。当最后一块店板门上的铁栓,插入墙边立柱上的铁环锁上后,师徒俩笑了,忙碌了一天,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,咪口小酒,唠唠店里的生意经,那种惬意能驱散一天的劳累。

有很多家商铺的店板门,不知使用了多少年,从斑驳的店板门上可以看出,有可能与一幢幢古建筑是同龄的。年幼的我常幻想,门,应该是一道完整的门,怎会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?店板门里,究竟藏了多少生意秘诀,和耐人寻味的趣闻轶事?

我很喜欢这其貌不扬的店板门,有家裱画作坊的20块店板门上,雕凿了一幅龙凤呈祥图案,虽已沟沟壑壑,没有了光泽,但还是能看清这幅完整的图案,我很钦佩木刻雕凿匠手上精湛的技艺,阳刻雕凿,难度很大,20块店板门合在一起,拼凑出如此精美的龙凤呈祥图,令我大饱眼福。而假如缺少其中任何一块店板门,或有块店板门断裂了,咋办?我不敢往下想,有幸的是裱画商铺的老板本人就喜欢绘画。还有一家商铺,店板门的第一块和最后一块,刻有经商的对联:“大生意要常走,小生意要常守。”行书雕凿,飘逸洒脱;中间的门板上刻有一朵大牡丹,叶片间的花瓣,经长年的风雨侵蚀,已模糊不清。我还见过,靠近商铺门立柱旁的那块店板门上,顺手处,用槌头嵌入木雕龙头、狮子头,龙头和狮子头的嘴巴被雕凿成镂空,手指可伸进嘴巴里的镂空处,这样,下第一块店板门时不容易脱手。毕竟,整条街上有雕刻的店板门少之又少,才才更显艺术之金贵。

衣裳街上曾有个西药店,晚上打烊后,留有一个值班医生在药铺里睡觉,为方便患者买药,特在店板门上开一扇小窗,夜里突发疾病的患者,只要敲敲窗门,就可买到感冒、退热、止痛等药品;有家烟杂店,也在店板门上留出一个小窗口,敲窗便能买到香烟、火柴、蜡烛、饼干之类的必需品……

当年,那一块块店板门,为防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。然而,时间的脚步始终向前,永不停歇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在衣裳街一个个老商铺的门前,安装了一道道铁栏杆门,从而取代了一块块店板门,继而,一道道升降自如的卷闸门应运而生,给古老的衣裳街,融入了现代的气息。一块块店板门的淡出,宣告了那个时代的终结。

四面厅的变迁

徐 湖

清光绪八年(1882年),湖州著名的藏书家、学者陆心源在编纂的《归安县志》中,在其家西面200米的一个地方,记地名为“蟹墩”。按图索骥,蟹墩东面原有月河(今月河街)之水流经,北面是月河漾,西南为横塘,是四面环水的一个“岛屹”,虽说土地面积不大,但在历史上,曾经有过几经易手的私家园林,辉煌一时。

古代文献记载,在这个“蟹墩”上,最早建造私家园林是宋代的莫氏莲庄。

莫氏莲庄由文人莫彦平所筑。园三面环水,那时,莫氏莲庄四周,有莲蓬数处,春天,新莲婀娜,夏天,荷香弥远,秋天,残荷别姿,岸边,垂柳依依。其好友、诗人叶梦得曾与莫彦平、葛鲁卿夜游此处,他记道:

癸卯七月十二日夜,天气稍凉,月色如霜雪。余寓居溪堂,当茗、雪两溪之会。适自山中还,葛鲁卿亟相过,因同泛舟,掠白蘋亭,渡甘棠桥,至思乐亭。少留步而叩门,呼莼萝平,尚未寝。天无片云,夜气澄澈,星斗烂然,俯仰上下,微风时至,毛发森动。莫居三面环水,为城中居地之胜,夹径老柳参天百余尺,环以莲荡,人行柳景荷气中,时闻跳鱼泼刺水上。复拉萝平刺舟逆水而上。月正午,徐行抵南郭门而还。鲁卿得华亭客饷白酒,色如渥乳,持以饮我,旋呼兵以小舟吹笛相尾,途旁居人闻笛声,亦有起而相应者。酒尽抵岸,已四鼓矣。

因谓鲁卿:不知袁宏牛渚、李太白采石,亦复过此乎?古今胜事,但以流传为美,诵咏不暇,安知古人亦人耳,其所登览,不在天上,而不能自赏之,而况其他。然今日之景,海内非无,而有湖之地,此乐非吾三人亦不能也。

文章把夜游写得美不胜收,让读者遥想当时“蟹墩”周围的景致,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后来,莫氏家业不守,其莲庄分为两

半,一半为宋新安郡王赵与峕得到,建赵氏菊坡园,他在横塘上“修堤、画桥”,将“蟹墩”与现在的莲花庄相连,“蓉柳夹岸,数百枝照影水中,如铺锦绣。其中亭宇甚多,中岛(今莲花庄)植菊至百种。”

到了元代,一代书画大家赵孟頫在“蟹墩”的东面,沿月河(今建设路)建莲花庄,更是闻名于世。明代,莲花庄归莘氏所居。到了清代,乡绅沈晋恩在“蟹墩”构筑私家园林,他建翥宣别墅和赋竹山庄,并在隔着横塘,现在的莲花庄西南一角,辟为义庄。此后,“蟹墩”逐渐荒芜,到了上个世纪初,已成为菜地一片,“蟹墩”也被定名为“四面厅”。据老人所传,取名四面厅,缘以沈晋恩私家园林中,有一座四面敞亮的大厅。而沈氏义庄在1959年时,改建为青年公园。

那时,游人如要到青年公园游玩,有两条路可以选择,一条走南街(或新开河),过古老的潮音桥,走青年路到达;一条走东街和月河街,过月河上的局前桥,走四面厅,再过横塘上的凤凰桥(桥在几年前被拆除,桥基仍在),走横塘直街到达。

在历史上,东、南和西面环绕四面厅的横塘曾多次被填土改路,特别是在清嘉庆十八年(1813年),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填河之举,使得横塘“河已填埋”。二十世纪上半期,横塘已形成几个水塘的模样,但仍碧水青青,河面上长满白藕,夏秋季节,开着一朵朵白白色的小花,煞是好看。

在青年公园的大门前(现为莲花庄西大门),跨横塘有一座石板小平桥——展家桥,旁边也已长桑园簇簇,菜畦片片,田地间,水塘数口,还有荒家座座。

四面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,只有数户人家居住,后来,沿月河漾岸边建起了湖州中百公司、湖州医药公司和湖州生产资料物资公司的仓库。南面的河畔边,建起了湖州煤球厂。

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,四面厅与现在莲花庄隔着的横塘,在1989年填土建成莲花庄路,原来的煤球厂建起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,在原来的土地上,2006年建成了莲花庄小区,现在,人们对这一区块都称莲花庄小区了,四面厅这一称呼,怕是要被人们遗忘了。

房建强

上世纪40年代初,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,德清戈亭一带,有一批志士文人,在坚持武装抗日的同时,以笔代刀,诗词唱和,渐成群体。1944年,《戈亭风雨集》出版。这是一本在浙江文化史上有着独特重要地位的爱国抗日诗集。该诗集的作者群体后来被称为“戈亭诗派”。

作为浙北地区文化渊藪之一的湖州中学历来有诗教的传统,并且出过不少诗人。戈亭诗派35(或34)位成员中,目前已知湖州中学校友有11位:朱渭深、温永之、冯京、蔡起兴、王应贤、吕乐箴、蔡继贤、李俊、陆振寰、冯潜、凌以安,约占三分之一。其中,朱渭深、温永之、冯京、吕乐箴曾在湖中工作过。

温永之(1905—1985),名延龄,字永之。生于湖州南浔,早年丧父,家贫。1920年夏,南浔小学高小毕业后,在亲戚资助下进入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。1923年,省立三师并入省立三中,即后来的湖州中学。

朱渭深(1910—1987),名粲,字渭深,号霞飞。生于湖州荻港,是朱熹的后裔。家境贫寒,9岁读私塾,半年后转入荻港小学、私立湖州约业高小读书,1925年高小未毕业,去长兴道生钱庄当学徒。

冯京(1909—1959),字默存,谱名缙荣。生于德清洛舍,16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,深得章太炎先生器重。先后考入上海群治大学、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深造。

吕乐箴(1911—1990)是朱希的夫人,生于安吉(当时是孝丰县)。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。

1923年,省立三中的学生掀起“拥杨(莘相)拒罗(伟)”学潮,在该校求学的温永之与学生会骨干、同学杨思一等组织100多位学生赴杭请愿,学潮取得胜利。

1925年夏,温永之加入国民党,介绍人是中共党员、湖中校友金鼎。温永之从省立三中师范部毕业后回南浔,在小学任教。

1927年“4·12”政变后到处白色恐怖,温永之由金鼎、张寅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4月下旬,中共湖州支部在湖城第一小学成立,温永之任支部委员,分管农村工作。入党后,与金鼎一起,前往菱湖镇等地发展党员,建立组织,先后介绍陆思采、姚醒吾、温兰馨、李泉生、陈嘉锡等人入党。6月,中共湖州支部扩建为县委,温永之任宣传委员。后赴乌镇任



朱渭深



温永之



冯京



吕乐箴

教,发展党员。

1930年初返湖,在吴兴县立第一小学任教,发展党的外围组织“反帝同盟”“互济会”“左翼作家同盟”成员,发展杨思一入党。8月,中共吴兴中心县委成立,温永之任组织委员。9月7日被捕。1935年获释回浔。先后在上海、杭州的小学任教。

朱渭深在长兴道生钱庄当学徒时,利用空隙时间,遍读长兴图书馆藏书,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书刊,开始写新诗、散文,在《小说世界》《开明》《艺风》等杂志发表。1930年春,他的第一本新诗集《期待》出版。曾组建流星文学社,并一度创刊《湖州报》。

1934年2月,钱庄倒闭,他应聘到湖州私立三余商校任国文教员。为上海《青年界》撰文;散文集《秋花集》出版。另有诗集、散文集4部书稿在上海印刷厂毁于日军炮火。

1936年,创办旸谷文学社,在《湖报》编《旸谷》周刊,为《妇女旬刊》《妇女与儿童》周刊撰稿,为费洁心《中国农谚》写序。1937年日寇入侵,他与丁簫孙、费洁心在湖州办《救亡三日刊》。

1937年12月,吴兴抗日青年训练班开班,郎玉麟为游击组组长,温永之、王文林为民运组正副组长。1938年9月,温永之率由其筹组的吴兴县抗日自卫第二大队,改编为朱希部队独立大队,任政治部主任。经朱希部队中共特支批准,恢复了温的党籍。

朱渭深是1938年5月到乌镇参加朱希部队战地服务团的。朱希很赏识他的文才,请他任秘书。他随同朱希转战于浙皖皖地区,经常每日步行几十里至百余里,参加过震泽、南浔、严墓、三山等地战役。

1938年11月11日上午,朱希部队在练市钟家墩遭日军重击,几乎全军覆没。温永之回忆此战,悲愤难抑:

钟家墩战役

二十七年十一月,随朱司令在钟家墩,为敌所围,血战五小时围始解。弹雨惊开野色昏,钟家怒勇跃荒墩。有金难买万忠骨,付与栖鸦老树村。

此战后,温永之离开朱希戎部,前往天目山,任战时补习中学教员。此校正是湖州中学的前身——“浙江省第一区各县联立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”,1939年初,改办为“浙西临时中学”,不久分设三校。抗战胜利后,浙西二中复名“浙江省立湖州中学”。

1939年4月,温永之去第一区专员公署任《前线》杂志编辑。1940年,应邀编辑《战地》半月刊。1944年6月出版了《浙西初期抗战史话》,他曾编著《长超部队》《太阳部队》(今存《铁与血:游击队的写真》)及《浙西年鉴》。还曾在《民族日报》任编辑,在南京参与编辑《(第二次)中国教育年鉴》。1948年回杭,在湖墅民众教育馆分馆工作。

1941年2月至7月,朱渭深在吴安联中教书。1944年他编选的《戈亭风雨集》出版。他的《伪秋兰室诗稿》未刊本中,由温永之选出200余首,辑为《霞飞诗选》在昌化出版。他的诗《灿棠辞》讴歌了史灿棠(湖中校友)以身殉国的壮烈。

《戈亭风雨集》收录了朱渭深的两首诗《赠温永之先生》——

故国家落恨疆腥,分付天涯作寄萍。凄绝时艰艱系意,芸窗犹恋一灯青。贾生扶策抑雄图,取志居然吞不姑。辛苦年来书剑废,负君相忘在江湖。温永之读后回赠两首《次韵答渭深》——

四山草木染胡腥,生诀天涯泛断萍。夜雨连床话底事?丹心长照碧湖青。间关破敌共谁图?客里望烽酒胆孤。岂是新亭对泣日,与君跃马县区湖!据《伪秋兰室诗稿》,朱渭深收读后,又依韵寄和,三赠四赠乃至五寄。《五寄》题记“温赠诗记有十次,稿失不悉克忆”。《五寄》有句“愿君叔世阳秋笔,早见鸿编付汗青。”原稿后曾注“时君治浙西抗战史也”,指《浙西初期抗战史话》。

据《戈亭风雨集》,朱渭深给冯京写过诗。

中秋次默存词人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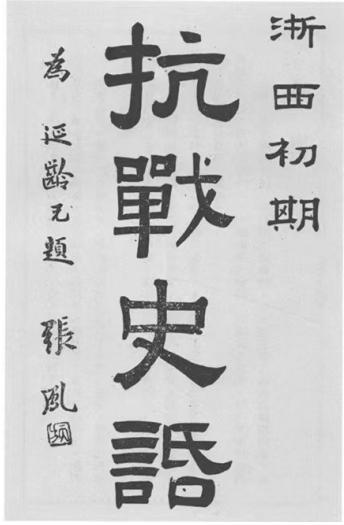
哀时不假酒消愁,化与悲笳付夜讴。半壁犹存华夏土,一轮重见汉关秋。琼楼玉宇无非幻,紫塞青灯两未酬。纵目河山羞破碎,月圆底事遍神州?而《戈亭风雨集》收录冯京的诗中,有三首与朱渭深有关。

九日次渭深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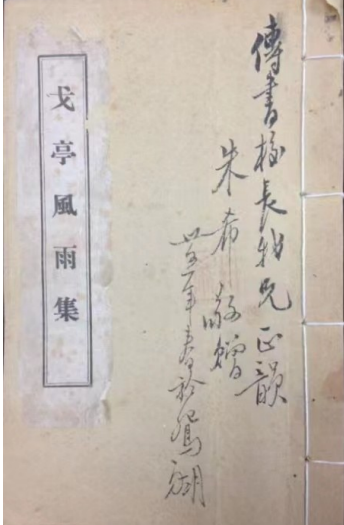
不须借重群寒金,野旷天高我独临。满目疮痍悲故垒,重阳风雨助秋阴。避灾无地容余子,落帽何心作楚吟?别有登山摇落感,辽天一鹤下空林。

秋雨索渭深和

西风吹雨入窗纱,一点愁心上鬓华。万里江山仍板荡,踉跄恨眼看黄花。兼旬淫雨稻成泥,九月军中未授衣。满眼饥寒秋色苦,一腔幽愤向东飞。抗战爆发后,冯京曾任德清县国民党党部秘书,主笔《洛钟》,参与策划造



温永之《浙西初期抗战史话》



《戈亭风雨集》

编《戈亭风雨集》;1944年春,创建德清简易师范学校,并兼任国文教师,后任校长。曾任德清县修志馆(文献委员会)馆长(主任),主持编纂《德清县志稿》十册。曾创作《曲园乡学校歌歌词》,还翻译过法国女作家乔治·桑的作品。《戈亭风雨集》收诗最多的是冯京,有44首。有诗集《十年诗稿》,惜亡佚。

1946年2月,朱渭深应聘浙江省立湖州中学高中部中文教员,8月到校任教。湖州解放前夕,兼任总务主任,清点了全部校产和档案,登记造册。解放后即清楚地移交军管会、军代表。不久,省教育厅派温永之来湖中担任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主管学校全面教学工作。旧时战友、诗友又一起共事了。

在湖中工作期间,温永之写过一首校歌:“太阳已经照遍了大地,同学们努力前进再前进。丢掉落后的包袱,随着人民的时代前进。听吧!这雄浑壮大的潮音;瞧吧!南山的高塔耸入层云。我们生长在这里,要学会这些本领:自然斗争的知识,社会斗争的教训;我们生长在这里,要立下这些志愿:完成自己的改造,创建永恒的生命!我们热爱祖国、民主与真理,加强学习,团结师生,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光明!”

据校友回忆,温永之还创作过一首歌:“太阳山呀!怎能阻挡得了我们坚强的意志……”,那时“湖中生产大队”进行野外教育,温永之和师生们一起在道场山下鹿山开荒劳动。

1985年9月27日,温永之在湖病故,享年80岁。

朱渭深1979年回湖中。曾参编《湖州市地名志》,注释《湖州史料》。1987年10月10日辞世。《中国民间文艺家辞典》《浙江现代文学百家》《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》等均有其传。

朱渭深还擅长书法,著有《临池胜语》。30年代所写市招、校牌甚多,常举办书法展览。湖州中学老校区里还有他的墨迹。老校门上的“浙江省立湖州中学”,是抗战胜利后复员湖州时写的。《礼堂记》,共371字,行书。礼堂奠基石刻他写了隶书的志识。1979年3月,为新建的教学楼题写“勤学楼”三个大字,是用抹布蘸了墨汁写在几张大开版报纸上的。

1949年秋,经朱渭深举荐,冯京应聘为湖州中学高中部教员,任教文学和汉语两门课。古文造诣深厚的冯京讲课时常常脱口而出,流利背诵,几乎不用翻书。有时即兴吟唱,只在黑板上写几个关键词。《光明日报》曾发表过他的文章《读诗偶记》。

吕乐箴1938年参加朱希部队,后与朱希结为夫妇。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在湖州中学任教。

吕乐箴的父亲吕卓夫曾是安吉早期共产党人之一,地下党负责人;她的母亲丁秋曾是中共孝丰县委妇女部长。吕乐箴也是中共党员。当年温永之率第二游击大队改编为朱希部队独立大队,促成此事的人中,就有吕乐箴。她从家乡带来这支小股武装与朱希会合,并带来了朱希一直崇敬的黄埔教官叶剑英的亲笔信。

《戈亭风雨集》存其诗一首——《寄外》:仓皇烽火戍边城,国难犹殷责未轻。壮志莫因儿女累,漫天飞雪事长征。外是外子的意思,这首诗是她写给丈夫朱希的。抗日御敌,救国安邦,壮志满怀,义薄云天。家国情怀远大于儿女情长,如此深明大义,侠骨柔情,虽巾帼不逊须眉!